退補齋文存

退補齋文存目錄

卷二

永康胡鳳丹月樵

序

大事記序

或有問於余曰漢儒重史學宋儒重理學然則漢無理學宋無史學歟余曰非也史學盛於漢而明理學者有董江都理學昌於宋而通史學者有呂成公安見漢無理學而宋無史學乎成公著大事記十二卷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訖漢武帝征和三年其書法皆取則於太史氏復採羣書以發其凡通釋三卷若綱在綱有條不紊而要義格言悉原經典擇精而語詳非漫無根據者比解題十二卷如春秋之有經而參以左氏之傳舉凡史

漢異同與通鑑之得失靡不參以己見而明辨之故朱子語錄稱成公論史之精密有非漢儒所能及者嗚呼可貴也已是書為徐小雲京卿購於厰肆辛未春寄鄂余重鋟之以見宋時講學家惟成公兼通史傳蓋不徒以理學開八婺之先也是書外如東漢精華十七史詳節皆成公著以卷帙浩繁未能遽授梓人姑俟異日焉

序東萊書文筆卽與東萊相近非寢饋於其中者不能彭崧毓

閑雅之中氣尤疏勁張凱嵩

唐鑑音註序

古來音註之家經爲多史次之如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於兩漢書研覈詳明折衷至當尚已最後則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足與古人方駕而求其簡要不煩洞達治體者則惟呂成公所著范學士唐鑑音註尤萬世君人者之金鏡焉按唐鑑十二卷學士官編修時與司馬溫公修通鑑奉詔而作學士分掌唐史上自高祖下逮昭宗嘗於編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掔其宏綱繫以論斷元祐初表進於朝上嘉

納之宋高宗嘗與侍臣言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其推重如此惟朱子語錄謂其議論近弱且病其有治人無治法迨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自悔前言之誤蓋朱子亦深佩之成公不好議論不立門户先之以音義繼之以註釋其間是非褒貶無不以學士為準註成分為二十四卷較原帙增其半迨我　朝嘉慶間

睿廟詔示羣臣曰范祖禹所著唐鑑一書臚敘

一代事蹟考鏡得失其立論頗有裨於治道因命館臣

倣其體例輯為明鑑葢以取鑑前代亦即殷鑒夏周鑒
殷之意也顧安得成公其人起而音注之俾與唐鑑並
傳不朽以為萬世人君之金鏡哉
樸實頭地文中之布帛菽粟也具此學識方許序成
公之書 張炳堃

西漢年紀序

西漢年紀者行甫先生著也先生名益之官宋大理寺司直其生平著述有漢官總錄職原若干卷於兩漢掌故最為精熟惜其書散佚無存是編三十卷載入永樂大典中坊間無單行本自乾隆朝武英殿有聚珍版始印行之而世亦罕見其書友人徐小雲京卿自都中購得郵寄來鄂余為校勘而重鋟之因讀而有感曰史莫古於春秋為萬世不刊之典自太史公作史記班氏作西漢書人各為傳一變春秋之例非復編年本旨矣其

後荀氏欲復編年之體與班馬異而司馬公作通鑑復從而正之然其删繁就簡遺漏滋多獨先生於年月之訛誤也則取楚漢春秋而考訂之於紀載之異同也則採説苑新書而詳辨之於地名之歧出也則考地理與志而析衷之本本源源各有根據而一代升降之際人事得失之林靡不參諸鑑論得是非予奪之公絕無一毫私心於其間豈非夫子作春秋之志者哉是書出而補荀氏温公所未逮後之作史者可以法矣梓既成聊綴數言於簡首

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洵極行文之樂事 張炳堃

此序非熟誦本紀博極羣書不能道隻字佩服佩服 何國琛

經經緯史學人之根柢也君刻先哲遺書多采經說此則史家圭臬嘉惠後學不淺 彭崧毓

青溪寇軌序

聞之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邪慝之流極悖亂之所由成也然究其所由始則必有以召之而後有以成之宋宣和間花石綱之擾民酷虐以逞常經既悖邪慝斯萌以故方臘之徒得以豐亨豫大之說慫其蠱惑夫小民亦可畏耳德之則生死以之不德則寇讎視之非如無知小兒餔之以飴而嬉餔之以鴆而亦嬉初不踰其為生為殺也方臘託左道以惑人卒之至躬蹈湯鑊固有餘辜然其為豕突為烏合敢於犯上作亂者

則教之不先也古今之遥天地之大有孝弟忠信以率其行有仁義禮智以端其性而非法不服非法不言即偶有以異端相誘者方羣起而距之放之又何嚮應之有故君子亦反經而已矣吾婺方仁聲先生之撰是編也原致亂之由紀平亂之顛末説綦詳矣而復惓惓於體國禁之嚴念愚民之無辜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中之有司者其亦即經正民興之意哉刋既竣爰綴數言於簡端

一書之作皆有益於人心一序之成尤有關於世教

真非草草 彭崧毓

議論超邁如共陳同甫一輩人語經世之文可與此書並傳不朽 張凱嵩

闢邪扶正不刋之論 林壽圖

蜀碑記目蜀碑記序

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二百卷久已未見傳本四庫書目載輿地碑記目四卷謂以天下地志碑刻之目分郡編次各註其年月姓氏於下訂正異同實有裨於考證則此四卷者非獨詳於蜀可知矣　國朝綿州人李雨村所輯函海有蜀碑記目次序蓋從紀勝而摘以單行者蜀碑記十卷又從碑目而摘以單行者於蜀則詳錄之外此悉屏而不載然書固詳於蜀實王氏之金薤琳琅也今由函海中錄出付梓其碑目次序載在卷首者

不無譌舛碑記十卷中亦多歧異遂詳加釐訂附以辨譌考異若干條於尾以備參稽焉

辯而能核 張炳堃

簡而賅明而備是源流於趙氏金石錄者 趙熙文

足當金石考 林壽圖

涉史隨筆序

葛端簡公為吾郡東陽人幼從吕成公學登淳熙朝進士第嘉定間官參知政事在朝侃侃不阿杜清獻公謂其有古大臣風度公自序云凡今微官洎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自匃進乞憐外往往訖無他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公固不敢為欺也特取歷代諸史擇其有裨於廟朝者為三十六篇以獻蓋公未達時所作洵足媲美千秋金鑑云

落落數言取徑新而運腕亦活 張凱嵩

刊落枝葉林壽圖

旌義編序

海内以義門著姓者咸推陳氏而吾郡浦陽之鄭十世同居垂三百年孝義之風與陳氏相輝映或者謂太和之氣鍾於一門克臻斯美要其所以致此之由非可苟焉已也傳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今讀是編百六十有八則自冠婚喪祭以至衣服飲食靡弗肫然秩然型以仁範以禮而其數詞質實婦孺尤易通曉視昔賢家訓庭誥之作有過之無不及焉余搜求日久始獲善本亟梓以示後嗣且公同志烏虖俗之敝也萬家

之縣十室之邑其間取帚誶言借鉏德色者久已習爲故常甚至父子析居兄弟爭產蕭牆變起骨肉成仇非盡無良也抑亦所以教之者之不早耳夫天下者國之積也國者家之積也今安得四海之內置旌義一編以挽澆漓而敦倫紀俾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古人視家國如一體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末段發明大學宗旨豈止爲鄭氏是書作序哉　彭崧毓

鄭氏旌義編亦止傳家訓耳說得頗有關係乃見是

書之刋不為小補行文亦樸實無枝葉何國琛

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而其敎自家始作者鄭重言之林壽圖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開創之君其規模未有不卓卓可觀者而條目率多簡畧非得守文之主累代修舉卒未能燦然明列而明祖始事之初獨禮求儒者精意講求治法大備我

聖祖

高宗累稱述之

世祖聖訓并謂三代以後惟漢高明祖可以稱聖淵乎鑠哉所謂惟聖知聖也嘗讀洪武聖政記而知夫崛興之際綱舉目張萬幾就理遂以開有明一代之丕基時宋景濂職司國史為之標題分記錄治世之宏綱紀經國之大要而

不同於鋪陳粉飾蓋當時奏御之書也梅純損齋備忘錄謂僅見其序文而書獨亡欽定四庫書目載純或偶未之見遽以為佚今勘驗文義實非贋託則是書不可以不傳尤願讀是書者想一代開創之綱紀且以見一時名臣之留心國政也是編從金聲玉振集中鈔成付梓茲因録就聊綴數言於簡端云

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張炳埜

簡貴林壽圖

浦陽人物記序

嘗論有明一代文章當以宋學士為冠覓其文深醕雄偉元風大暢實足起北宋以後之衰而浦陽人物記二卷予奪襃貶則尤彬彬乎具有史法　本朝四庫書目已著錄而學士全集僅採論贊全帙罕覯偶閱知不足齋叢書快覩茲編如獲珙璧爰加校勘鈔出付梓用廣流播焉㡯浦陽一彈丸地耳今讀學士所記若忠義孝友政事文學貞節其卓卓可紀者殆數十人然則山川靈秀之所鍾可不謂盛哉雖然潛德幽光何邑蔑有而

其名率多磨滅不彰豈有數焉存其間歟抑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歟吾因是益歎不朽之事仍藉文章為重輕而學士之為功於梨梓者大且遠也

猶是宕往廬陵得意之文　何國琛

筆意從班固贊頌中得來　林壽圖

明國初事蹟序

鄉先輩劉伯靜先生當明太祖起兵時署吳王典籤又入李文忠幕府建文中擢監察御史永樂初李景隆修實錄後官侍郎是書永樂中進呈乙覽者今從袁氏金聲玉振集中鈔出悉心考訂正其舛錯用付手民夫稗官野乘代有其書而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見聞恆多失實不足徵信於來茲先生自明祖初起時即從戎幄見信任累官至刑部侍郎其於國家肇造行軍用人諸鉅制蓋得於目覩者居多而非徒摭拾傳聞務為異說

以求新人耳目者矣其序事詞語質實閒亦失於鄙細意當時戎馬倉皇之際隨筆載記而於修飾潤色之功容有弗暇歟然而興王氣象畧具於茲且頗有足補正史所未備堪資考鏡者梓而存之或亦史學家所不廢也乎

存疑徵信具見披輯苦心　何國琛

能於無甚關係中詮說可存之理　趙熙文

老當　林壽圖

元真子集序

曩嘗往來若雲間水清見底游魚可數笠檐簑袂之徒沿溪上下鼓泄垂綸未嘗不想見張子同之為人徘徊躑躅而不能去今宦游來鄂適有金華叢書之刻因喟然曰元真子鄉先哲也固夙所心儀者何令其湮没不傳耶顧其書世罕單行難覓完帙茲從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中命胥鈔出仍釐為上中下三卷用付剞劂是書宏旨大率祖尚莊老同光塵齊得喪而游心於無何有之鄉故其為人也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千載

而下清風未邈獨念余梗泛萍浮奔走南北不遑旋歸故鄉山川時縈夢寐顧安得漁舟一葉追步先生後塵於煙波縹緲間也

一起一結情文相生可與元真子集頡頏其間 何國琛

徜徉容與含毫邈然如讀水經注一則 趙熙文

飄然而來倏然而去格韻高絕披誦一過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 張凱嵩

文體亦如水清見底游魚可數 林壽圖

少儀外傳序

曩余有金華叢書之刻既取東萊先生遺書數種次第梓行近復得其所著少儀外傳二卷校栞訖喟然歎曰聖人之道大而遠而肇基則自童蒙易曰童牛之牿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湯制官刑具訓蒙士武作酒誥用教小子良以少成若性而習則相遠苟非及其幼稺俾之服習於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文浸灌以古昔帝王聖賢之懿訓則無由袪驕振惰而氣質壞氣質既壞而莫其卓然自樹以馴入乎聖賢之域是猶泛斷港絕流而

蘄至於海也此必不能之勢矣夫養蒙之法莫備小學一書茲編實足與相發明而能讀者蓋寡余故表而出之以遺天下之為父兄而教其子弟者

全從根本上發端乃見養正之功是聖賢第一義節短韻長一結不懈而及於古　何國琛

金華叢書之刻采呂成公所著最多而刻者之用意專為扶植世道人心故有關於訓俗教家者必為刊布是編尤關係蒙養所益豈淺鮮哉序文實足以發明其義　彭崧毓

卧游錄序

金華呂成公爲一代儒宗昭然史册其生平所撰述皆有功於人心世道之文非是則不作區區風月之樂山水之娛烏足以勞先生之筆記哉卧游錄一卷舊題宋呂祖謙撰伏讀 國朝四庫書目載書凡四十五則前二十一則全錄劉義慶世說新語次十八則全錄蘇軾雜著及陶潛集惟後二則不知爲誰語其言參差不倫了無取義成公必不如是之陋此本殆明人依託云云竊思卧游云者謂咫尺具岡巒之勢枕簟有濠梁之觀

不必躡屐扶筇梯山釣水也是書雜引遺事前言不以類別不以世次而尋繹一過胸次灑然如置身於舞雩沂水間油然有樂與人同之概豈惟是怡悅心目云爾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會心人當不遠耳然則此一卷者其成公之雜錄歟抑明人之依託歟是固可以不辨

四庫書於雜家小說藝文諸類往往節取其篇目而闕疑者不少成公此錄固不必深辨而刋之叢書當自有說序文明淨筆無塵氛 何國琛

卽小見大怡然渙然 林壽圖

螢雪叢說序

宋俞元德東陽人所撰書篇帙無多而著論特創闢其間如所記契丹祭文並解宥過無大刑赦無小各條雖不免於穿鑿附會而本其心所獨得不屑為人云亦云猶足令讀者目豁心怡且為談柄之助先生家素貧四十後不應科舉年亦駸駸將老而好學乃如是其勤且苦由是推之王充著論衡户牖牆壁皆置刀筆其先生手輯叢說之意乎匡衡之鑿壁偷光江泌之隨月升屋其又先生之以螢雪名篇之意乎然則有志於學者可

興矣謹按原本一卷闕三十餘字無從考證今仍其舊以誌闕疑其餘譌字甚多姑舉其所知者畧爲改政校刊既畢爰弁數語於簡端

抑揚抗墜信手拈來無不如志是爐火純青之候　張炳堃

作者亦是戶牖牆壁皆置刀筆故能若不經意而無不如意　林壽圖

帝王經世圖譜序

自程朱倡爲性命之學學者以其所託尊而爲說易襲也於是空疏無據者流望風而趨攀附程朱門牆獵語錄中一二語遂自謂窺其堂奧詡詡然號於衆曰吾道學吾道學見有留心經世之務者則反訾之爲粗淺甚且以爲玩物喪志而力排之烏虖學不關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猥曰明其心見其性吾不知六經何爲作也六經者帝王治世之書其大禮樂兵農其細名物度數其精陰陽消長其迹理亂得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逮

於孔子孟子昌黎韓子所謂上而為君其事行下而為臣其說長者比物此志也豈有空談性命於世無補之學哉夫使無補於世而空談性命豈惟得罪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已亦大背程朱本意矣吾郡唐先生與政與朱子同時其為學獨與朱子異趣留心經世之務竊取古帝王大經大法著在六經者圖而譜之泐為是書以為後世帝王圭臬可謂君子務其大者遠者異乎摭拾性命空談迂疎無用之學矣書之宏綱鉅目已備四庫全書提要中而先生出處本末則周氏必大

原序言之尤詳茲不贅云

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閒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昔人已慨乎言之作者因之立論不但闡發此書本旨於古今學術之升降持論尤極光明洞達煞有關係文字　張炳堃

高談雄辨驚四筵陳同甫猶在人閒也　彭崧毓

捫蝨而談言之鑿鑿足與王景畧一流人分庭抗席　何國琛

泊宅編序

泊宅編三卷宋婺州方先生勺所撰也案宋史藝文志是書凡十卷而明商濬載入稗海者僅三卷茲刻從金臺叢書鈔出卷數與稗海符其為完帙與否不可攷惟所載朝野舊聞自元祐迄政和間展卷瞭然如指諸掌雖其間疑信相傳見聞異辭之處殆所不免而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捃摭收拾其為功於考古家者豈淺尠哉後之覽者庶有取焉

書缺有間存疑正所以守信文氣延達神似龍門 何

國琛

潔淨精微簡古無兩殆可方駕直齋俯視遵王 趙熙

文

屹如山立雖小峯巒具有煙雲之氣 林壽圖

日損齋筆記序

日損齋筆記一卷吾郡黃文獻公撰其書初無詮次公里人劉氏剛依類重編析為三門首辨經次辨史又次雜辨辨經六則辨史十六則雜辨十三則共三十有五則而以公神道碑及定謚等文坿焉公文章原本經術為有元一代鉅手是編特其緒餘然考證精審堪豁羣蒙非貫穿經史沈浸百氏莫能道其單詞區區若說郛談苑諸家方玆褊矣或以公胸中所存宜不止此不知嘗鼎一臠已足知味吉光片羽以少為珍以視碔砆燕

石車載斗量無所短長輕重者其貴與賤之相去何如也琹旣成爰舉其槩揭諸簡首

吐棄凡近落筆必有關繫林壽圖

楓山先生語録序

語録之書自宋儒始而世所最尊者莫如朱子顧朱子語録半出門人分記其間擇或弗精語或弗詳讀者猶不能無遺議焉况其他乎余獨於楓山先生是書則以為踵朱子後而醕乎醕者也先生姓章氏名懋字德懋別號闇然子蘭溪人明成化丙戌進士第一官編修疏諫上元鼇山燈詩降臨武知縣歷宏治正德間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年甫四十解組歸田講學楓木山四方士從游日衆嘗與諸弟子言曰為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為

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差又曰學術之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居恆訓後學明白醕正不苟同不矯異篤信好學皆人人所習見之理而人人所不能言崔銑作明臣十節論蓋獨稱先生爲德行無瑕云其書分四類首學術次政治次藝文次人物而附以拾遺可謂言簡而賅旨近而遠矣先生歿於嘉靖元年萬厤間奉廷議從祀　孔廟至我朝

世宗釐定祀典凡古之傳經傳道者無不增祀於其間而先生獨闕焉可慨也雖然先生往矣其格言

緒論猶幸與朱子書並垂千古讀者苟不求先生之躬行實踐與其出處之大節而徒襲空言冒講學名則豈先生之所以教人而又豈余所以重鋟先生是書之意哉

不苟同不矯異篤信好學十字非但確肖楓山即我輩今日立身之大節亦當從此著意收處結出本旨文氣尤覺邃密　何國琛

從祀鉅典自不得專據語錄一書而語錄不傳則楓山之流風沬矣此君之所以亟亟梓行也　彭崧毓

青巖叢錄序

説部書至宋始盛元明尤夥大率其病有二逞新奇眩淹博其病也誣甚或雜以委巷猥褻之談污及簡牘其病也尤誕君子均弗取焉儒者窮年矻矻綴輯舊聞務在識大體而擇言必雅使一書出而後之覽者無所用其訾議斯足貴耳王忠文青巖叢錄一編首論六經之授受次辨百家之源流危詞稗説概屏弗錄大體既立而擇言又極雅馴足以藥誣誕之兩病雖躋之古作者之林奚多讓焉余初從學海彙編中得緯書至醫家之

書凡五篇與四庫書目紀載相符嗣復由乾坤正氣集錄其辨論羣經七篇冠諸緯書之首合而刻之萃爲完璧用以泯抱殘守缺之憾廣徵文考獻之傳是後學之責也讀者盍瓣香奉之

抱遺訂墜使殘編斷簡永永流傳足徵作者盛意勿徒賞其文之峻潔也　張炳堃

正襟而談獨具隻眼是百尺樓中人語　張凱嵩

徵文考獻大小兼該　林壽圖

華川卮辭序

吾郡王忠文公與宋文憲齊名同受明太祖徵辟有浙東二儒之目且謂忠文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其知遇如此厥後奉使雲南從容就義大節凜然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矣余雅慕忠文之為人兵後籍亡求其遺書往往不復獲茲從函海中鈔錄成編亟以授梓蓋其至正中避亂鳳林香溪間著也其書涉筆雜記雖取卮言日出之義而於天人性命之旨家國治忽之原以及持身涉世之故靡不鉤元

提要統括無遺非靜觀自得研理極深者其能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若是耶徒以危辭目之無當矣書向載忠文本集中無華川字逮曹氏溶學海類編始摘出別行其加以華川字者則溶所署云

古名家往往於小著作見大規模忠文始佐崛起之主晩全義命之軀又不僅專以文章報國矣序妙得元解而氣盛言宜又不徒表章之功績 趙熙文

米海岳研山大不盈尺而岡巒洞壑皆具文有體要固無取乎冗長也 張凱嵩

退補齋文存目錄

卷三

永康胡鳳丹月樵

序

駱丞集序

駱丞集前明有單行本吾婺之義烏柘林子孫藏於祠
追我　朝乾隆年間　欽定全唐詩文駱丞文二卷
詩三卷均與馬四庫全書目錄曾採載之稱四卷道光
初義烏陳明府津刻駱侍御集註解甚晰近為兵燹所
燬板籍散亡同治戊辰余覓得江東孫公素本不分卷
數其文亦缺而不全秖載螢火與蕩子從軍二賦暨靈
泉一頌而已詩即全唐集中所載也己巳春余裒集金
華叢書將博採駱丞遺集彙付手民因取全唐文所載

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以及祭趙郎將諸作共三十八篇排比鈔刊合詩文為四卷俾成完帙又因校對各本頗有異同另纂辨譌考異二卷駱丞名殿四傑與王楊盧三子爭長而其立志匡復忠憤大節著於當時事雖不成世人皆愍其志故猶有僞詩以冀其不死視三子之佔畢浮薄不以令終為裴行儉所料者迥不相侔即武后亦謂為宰相之過中宗時詔求其文尚得數百篇千百年來半就散失昔人謂嘗鼎一臠便足知味余三復斯集喟然於存者之少而逸者之多也抑又幸逸

者雖多而存者之猶復不少也

前敘後議一往情深結語感慨淋漓餘音繞梁三日

張凱嵩

辯而文林壽圖

禪月集序

禪月集載在全唐詩鈔者僅十二卷卽胡震亨所存三卷而另編者也考陶岳五代史補稱貫休西岳集四十卷弟子曇域裒其全集爲三十卷四庫書目提要載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然則今所未見者且過半矣竊意唐代以詩取士故一時名流碩彥相與詠歌洋洋乎鼓吹休明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若貫休一方外耳而乃以悲憤蒼涼之思寫清新俊逸之辭忽而虎嘯忽而鸞吟忽而夷猶清曠神鋒四出又如千金駿足飛騰

飄瞥驀澗注坡以視畫蟲之鳴吹月露之琱鎪夷然如寸莛撞鐘之無甚高論噫貫休亦奇矣哉若夫證圓通於水月參妙諦於煙雲一字一言無非棒喝讀是詩者當爇妙香奉之貫休字德隱姓姜氏蘭谿人相傳為七歲出家云

確鑿道出全集中本領乃令貫休於千載後猶如生龍活虎真妙文也　張炳埶

以證實為翻空非神明於唐宋大家不辦　何國琛

如禪師說法能於降龍伏虎後獨參上乘　林壽圖

龍川文集序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柏石陳氏及

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間亦間有鋟本然不多覯也余家藏書數萬卷憶自髫齡就外傅心獨嗜陳氏文時時誦習竊嚮慕之自咸豐辛酉粵賊徧踞江浙諸郡縣曩時藏書焚如棄如所至板本亦燬失龍川集遂無存者其後嘗游於皖復自皖之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又寓書湘蜀間求之訖無有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

總校讐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窮力蒐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 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採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世所稱龍川集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讐校其間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旣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

凡五閱月蕆事爰為誌其顛末如此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賅備固已如日月並行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予之贅言也

葉公好龍而真龍至求之誠故得之易也文氣夷猶淡宕神似廬陵 張炳堃

宗忠簡公集序

婺州為人才藪或以文學著或以道學傳靈淑所鍾後先輝映而其間功名氣節赫然為吾郡千秋光者尤以宗忠簡公為第一公豪爽有大志會朝廷遣使結女真夾攻契丹喟然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金禍始亟之際從康王起兵威聲大著金人憚之呼曰爺爺嗣康王即位於南京公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先後二十餘奏為汪伯彥黃潛善所抑未得竟其設施遂以積憤發疽三呼渡河而卒公一生事業備載史書千百年來猶凜

凜有生氣豈僅以文章顯哉是集也公子孫之在義烏者實梓行之咸豐間粵賊亂浙版被燬蕩然無存同治乙丑余游皖吳君竹莊以新梓宗岳全集見贈鐫刻甚工己巳春余彙刻金華叢書因舉忠簡公集七卷悉心校閱付之手民即以吳刻為藍本而採取諸家之說另纂辨譌考異一卷以證異同嗟乎士大夫坐論匡居未有不侈談經濟者乃處則純盜虛聲出則驟膺變故或茫然喪其所守是雖著作等身亦第為欺人語耳故必於君父之大節無虧然後可垂於不朽也讀斯集者以

此意求之則忠孝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矣

敘事以議論行之便覺疎宕有奇氣 張炳堃

綜史之要以成此篇 林壽圖

北山集序

北山者鄭忠愍生長之鄉也公登紹興間進士第補溫州判官秦檜薦之於朝為殿中侍御史識者非之然公雖受檜薦卒弗與比當是時檜主和議公則抗疏力爭由此忤旨降秘書少監求歸田弗許繼除川陝宣撫使適金人求和尚原檜恐公敗盟又改為四川宣撫則公之不肯依附於檜者公之氣節為之也覘其氣節可以知其文藝矣公秉性聰慧以文章名世力追古人其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皆公自定後集十卷公子良嗣所

編公有自序已載諸集中是編其里人曹定遠重刻於康熙間首序者膠西趙泰甡也嗚呼始公之官於朝也其奏疏條議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上動主聽未嘗依阿權奸存纖毫富貴利達念及制蜀八年興屯政救錢弊肅軍威諸所設施其一一形諸歌詠者皆據事紀實蜀之人至今猶稱其功奈何奸宰銜之於內悍將怨之於外謠諑媒蘖以至始謫桂陽再謫濠州三徙於復而終卒於封其困阨為何如也然而人雖阨公於生前而公之灝氣英光卒賴是編之存而不能磨滅於身後則當

時羣小百端以摧抑之者庸詎知非所以玉成而顯鑠之耶而或乃齦齦然猶執公受檜薦一節以相詬病夫豈知公心者哉公字亨仲名剛中金華人歿後詔復資政殿大學士謚忠愍云

生氣凜凜不可磨滅 張炳堃

初為檜薦而終不附檜其志節可見史傳不能具有特識前後自相矛盾甚矣作史之難也序中表揚甚力不惟傳其文並傳其人是不當僅作序文讀 彭崧毓

東萊文集序

同治六年秋九月鄂中設立崇文書局余奉檄督校與同校監利王子壽比部朝夕過從時余方搜求遺籍擇其文之足以載道者付諸手民王君曰求正學刊遺書而不首登鄉國之先賢可乎君婺人開婺州理學者東萊呂先生也其文集猶有存焉者邪余應之曰是余所童而習之者今廢讀將二十年矣惜其版已燬家藏本亦播遷散佚兵燹後屢寓書僚舊求之而又不果得聞君有是書善本盍假觀之王君諾遂出以畀余余大喜

如獲拱璧重付棗梨八閱月蕆事嗟乎先生之文之傳於世者博議一書猶非其畢生致力者也顧以其文利舉業世盛行之今讀集中諸說蓋深有會於天人理學之原家國修身之要其有功於聖教更非博議可比而習舉業者每以罕覯其書為憾工既竣以原本還王君用誌顛末弁於簡首所願有志正學之士熟讀是書俾知關洛之傳之不絕於南渡者先生實為津梁焉

東萊文集精卓成一家言名當時而信後世宜其為中興文獻也文特為標舉謹嚴賅括可與並傳 張凱嵩

古文關鍵序

東萊先生曾衷宋一代文為文鑑百五十卷厥後樓氏沿之而有崇古文訣之選王氏因之而有古文集成之編近代則荊川文編鹿門八家文鈔咸播藝林稱為善本顧其書率卷帙繁重承學之士或艱誦習不免望洋至若坊間讀本指不勝僂半皆去取弗審評隲寡當彼自於古文未涉其樊用以標選祇誤來學惟疊山謝氏文章軌範與先生是編最簡而要雖所甄錄文僅數家家僅數篇而構局造意標舉靡遺實能灼見作者之心

源而開示後人以奥窔由是推之乾坤以闔闢為關鍵山川以脈絡為關鍵宫室以門户為關鍵人身以筋骨為關鍵胥是道也否則有文章而無關鍵譬諸枯樹之枝死獸之鞹軀殻雖存而生氣已索然盡矣然則不知此法無以作文不讀先生是書又何以知古人作文之法之妙哉是書原出於崑山徐氏重刋於錫山華氏蓋宋槧也余藏舊本檢授梓人願與海内文章家共寶之

於古文義法言之鑿鑿是得心應手之候 張炳塋

能見其大是得古文之筋骨者 林壽圖

仁山集序

宋儒多言性命之學故兼通經史者恆不多覯其或湛深經史又好為放言高論妄逞私臆與古聖賢相刺謬則其學不純而其散見於文者卒不免後人之訾議余讀仁山先生集而有異焉先生幼敏慧父兄授之讀即能記誦比長深慕濂洛之傳益自策勵事同郡王文憲公文憲好高務異先生從之而一軌於正且私淑何北山所造益邃當宋末兵戈四起攜眷隱萬山中往往饔飧不繼抱一編以自娛絕意進取元德祐初詔起為史

館編校辭弗就會襄樊被圍上牽制擣虛之策不戰而圍解且敘海島之難易遠近舟舶所經歷歷如繪非章句之儒所能道其隻字其著錄者經有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尚書表注等書史有通鑑前編皆寄栖巖阿時著深足以見聖賢之心而大足以揭帝王之要蓋不徒以追逐風月怡情嘯咏為畢生能事已也嗚呼先生恬退之風可以法矣按我　朝四庫書目先生集六卷是編雍正朝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於家首序者東陽王崇炳依明宏治閒董道卿大令所編文三卷詩一卷附錄

一卷末附柳文肅所撰行狀文肅先生高弟子祇云雜詩文若干卷而卷數莫考均非曩日全書余復重鋟之俾讀是集者知先生經史之學具有根柢非空談性命者可等論而齊觀也

議論篤實於此足覘蘊釀 張炳堃

絶似古人論學書 彭崧毓

薄空談而崇實學序意在此其集傳斯文亦與之俱傳 何國琛

月泉吟社序

鄉先輩吴清翁於元初主月泉吟社盟以春日田園雜興發題收卷至二千餘篇之多中選者幾三百人其琹行合摘句圖亦近百首一時作者半屬南宋遺老洋洋乎鉅觀也哉余夙嗜其詩每一披讀如游武陵源别有天地非人間蓋不惟接踵石湖田園詩卽以擬唐賢儲王諸作無不及也兵火以來世尠行本屬余有金華叢書之刻亟取家藏明人毛氏晉本重梓以傳惟毛刻與谷音合爲一編而石湖非吾郡人擬難登選又毛刻不

分卷數玆從別本釐為三卷用便尋覽特念余宦游四方所交多魁傑長者騷人韻士相與結社聯吟更唱迭和日無停晷久之裒然成帙故於皖於鄂率有同聲集之刻雖同人謬以牛耳見推而以視吟社諸老則仕隱分途喧寂異趣且力與心違不獲人酬一縑如清翁之豪舉然則古今人不相及不信然耶梓既竣因綴數語以誌嚮往之私云

懷古撫今慷當以慨結以清翁之人酬一縑為況尤覺逸趣橫生然請與君約或人酬一花人酬一酒應

不吝此豪舉否呵呵 何國琛

社刻惟浙江最盛今楚皖同聲集之刻亦稱盛於一時追溯昔之月泉君蓋非漫為是好事者至人酬一縑固屬豪舉然時非其時無論力所不逮卽有力亦詎可為耶九江關權使置酒琵琶亭以待四方之游客一詩見賞不吝千金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可勝嘅哉 彭崧毓

以文字朋友為性命而興會豪宕意趣清曠具見是編 林壽圖

純白齋類稿序

純白齋者吾宗古愚先生著書之所也先生名助字古愚自號純白老人元至正間授承信郎官太常博士歸田時宦囊如洗好讀書以文名尤躭吟咏自編其稿三十卷明正德間先生六世孫淮搜尋遺集重梓於家其存者詩賦雜文共二十卷附錄二卷皆當時名士大夫投贈之作仍以純白齋類稿名之非復先生手編之舊矣嗟乎吾郡當有元時其講明理學而兼工詞翰者有許白雲原本經術而共推詞宗者有吳立夫他如黃文

獻柳文肅無不篤守聖經以文章著譽先生皆引為文字交其同以詩賦雄一時者惟胡與陳陳則鹿皮子胡即先生也鹿皮子集祇四卷不及先生十之二先生詩文之美蜀郡虞集陵陽貢奎序中已詳言之余何敢復贅一辭所幸者先生世居東陽之東湖離余家僅四十五里又與余始祖同出安定是書其裔孫於康熙朝已重鋟之閱今二百餘年猶不為劫灰所化此殆先生呵護之靈也抑亦子孫之能善守也客秋廉兒回里郵寄來鄂余因亟付梓人以廣厥傳我胡氏子孫誦先人之

清芬其尚知所法哉

潘岳述家風陸機陳世德固應言之清切乃爾 張炳堃

敘學問源流則原原本本論詩文宗旨則款款深深粗心人那道得出 彭崧毓

紀實語夾序夾議而筆特峭逸此尋常屐齒所不到者 張凱嵩

九靈山房集序

叔能先生生值元季時真人起濠泗間天下英雋魁奇之士雲從響應思自奮於功名者殆難更僕數獨先生抗首陽之高節義不餐周粟而又鄙張士誠之不足與謀也遂乃竄伏海嶠彷徨山澤隱姓名以自晦洪武十五年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辭嗚呼以明祖之威而有所不能屈可不謂忠義之士歟余雅慕先生之為人適從乾坤正氣集中鈔出九靈山房集十九卷乃精校授梓以廣厥傳謹案　本朝四庫書目載先生集三十卷

補編二卷又遺稿五卷茲刻卷數與書目不符而遺稿五卷搜訪弗獲俟海內藏書家出以見惠當續鋟焉先生文得力於柳文肅黃文獻吳淵穎者為多具有古法尤長於詩當其感黍離麥秀而行歌弔賸水殘山而得句蒼蒼涼涼聲情激越每多變徵之音非素懷忠義發於至性至情之所不容遏者而能臻此詣乎後之讀是集者可以勃然興矣

序述九靈詞徵旨遠獨具史才行文亦有沈鬱蒼涼之概作者近藝進而益工何神勇乃爾　何國琛

九靈山房遺稿序

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九靈山房集余於庚午春已重鋟之而　四庫存目稱先生有遺稿五卷余以未獲其書為憾壬申冬幸購是編如得異寶卽以授梓首序者揭少監紘王待制褘蓋康熙季年其邑人張竹城明經所蒐輯秀水曾安世司鐸浦江時所校正者其編次失序曾廣文已詳言之茲仍其舊計文五十八篇詩二百六十八首雖殘膏賸馥正集之所不載然以先生之介節後人得其隻字且宜寶貴以永厥傳況其裒然成集

如是之繁富者乎雖然先生固不藉區區文字為不朽之業余獨於先生遺文必搜羅而盡刻之者竊念先生之襟期偉抱固為名教綱常所維繫又不徒以瓣香先輩桑梓敬恭之誼而已也先生出處本末已具正集序中故不贅

曰簡曰潔九河之二後幅説得鄭重　何國琛

表章不遺餘力真氣洋溢於行間　彭崧毓

宋學士全集序

六經爲載道之書不得以文目之然而宇宙之至文莫如六經何哉道存故也後世工文者代有其人要皆文士之所爲而不得與於斯道也自唐韓子出始倡明道學約六經之旨以爲文至宋而歐陽子纘其統朱子呂子集其成元則有若白雲許氏以及吳淵穎黃侍講柳待制暢其流而衍其緒之數子者其爲文不必相同要其羽翼六經使聖人之道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則罔弗若合符節焉踵起者其惟潛溪學士乎學士爲明初

開國鉅儒始學於閩人夢吉其友胡仲子曰舉子業不足學盍肆力於古文詞乃往從吳淵穎先生游盡得斯道真傳學既成會太祖下婺州與劉文成同日徵起遂受知文成以勳業顯學士以文章鳴生平著述數百萬言烏乎盛矣明史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抗當時士大夫造門乞文者戶屨恆滿即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起居且有以兼金購其文集者其聲稱赫赫如是所可異者明初干戈擾攘豪傑奮興或身歷戎行或謀參帷

幄奇勳偉烈彪炳旂常者惟武功居多獨學士以儒生驟班侍從十有餘載凡朝廷大制作大號令皆出其手其所以羽儀王國黼黻休明為文臣之冠冕者豈倖致哉夫惟道積厥躬有以發乎邇而見乎遠也謹按我朝四庫書目載文集三十六卷百川書志載七十五卷有鑾坡翰苑芝園朝京各集之名係正德九年初刻王忠文作公傳祇云潛溪內外集三十卷蘿山吟稿三卷鄭長史作公行狀又云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巳行於世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以後作者四十卷

刋於蜀者十八卷弋陽高溥選定刋於金華者爲全集三十三卷高漼韓叔揚彙纂康熙間彭方洲殿撰視學浙中重刻者三十二卷附錄一卷合考是書卷數互異茲刻悉遵彭本剞劂將竣續獲明本較韓本文多至三百四篇詩多五十四首擬刻補遺八卷以附於後韓本與明本及各集中歧異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刻既竣爰序其顛末以質諸海內之藏公集者共相審定焉

具知人論世之識而才足以副之乃極昌明俊偉之觀末段尤見搜羅之富而攷覈之精 張炳堃

學士文章爲有明一代之冠金華叢書中自當高出等輩非具有絕大才識亦不足以序之巨筆如椽信稱傑作 彭崧毓

洞悉源流持論精覈中段意識軒昂即文見道與起處緊相呼應尤見機杼非浸淫於古者不辦 張凱嵩

王忠文公集序

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　四庫書目已著錄顧世不概見惟潘氏乾坤正氣集中載公集二十卷爰鈔出校訂付鋟而弁其首曰吾儒讀聖賢書欲以輔翼世教模範人倫則文章節義二者均不朽而兼此者或代不數人或數代不得一人蓋其難也吾於忠文見之矣公學有淵源師黃友宋其為文醇樸宏肆下筆千言如雷驚電激濤涌波迴讀者舌撟而不敢下莫不歎為極文章之鉅觀不知公之文章公之節義為之也惟其浩然之氣

以直養而無害故其發於文者磊磊落落適肖乎其衷之所藏而不能掩覩公之銜命滇南義不屈辱卒以身報高廟特達之知至今凜然有生氣然則公即不以文章著而其爭光日星者固自若也又况其文之足以信今傳後耶如公者古何人哉古何人哉集中青巖叢錄及華川卮辭二種載在學海類編者已刊成單行玆不復重出云

忠文之文肖其人故足以信今傳後作者之序肖忠文之文直是並世無偶文壇飛將軍也 何國琛

胡仲子集序

古之魁士名人類必有宿儒以為之師考道問業得其薪傳然後其經明其行修其立說著書始深於淵源而有本蓋嘗於吾宗仲申先生見之矣先生名翰字仲申仲子其别號也洪武初為衢州府學教授少受業於蘭溪吴正傳浦陽吴立夫學為古文中歲復從許文懿遊文懿者金仁山先生之高弟講明朱子之學而兼擅文章者也先生誠敬之學不及其師而湛深經術於先儒之書靡不精誠研究貫穿淹通故其為文也如天馬之

行空如神龍之戲海如石之韞玉而山自生輝也如水之懷珠而川自明媚也其為詩雖不多見然體格超卓迴出一時故朱竹垞作靜志居詩話論金華詩人獨以先生為巨擘是編借鈔於應敏齋方伯係寫本間有殘闕無從校補其中訛舛姑就其可考者正之餘仍缺如

先生文九卷詩一卷與　四庫書目符首序者其故人宋景濂也嗚呼先生往矣其文與詩在有明時莫不知其可寶垂今五百餘載稍稍沈晦矣而猶得全書以重鋟之非獨先生之幸蓋亦斯文後起者之幸歟然而先

生之文章皆深得二吳許氏之法此其所以傳也

序胡仲子集而並傳二吳及許氏之學立意固自不苟故手揮目送不覺情文之相生也 彭崧毓

起笑兀中流宕結緊峭惟其深於古法意在筆先故寫來無不恰到好處也 張凱嵩

吳禮部詩話序

曩辛未秋余因病得閒伏處一室編檢古名人詩話取其有關世道人心者彙為一編名之曰詩話正軌嗣以俗事牽帥未遑卒業中有吳禮部詩話一卷蓋吾郡蘭溪正傳先生所輯也先生元至治間登進士第歷官禮部郎中少警敏記誦絕人執筆為詞章才思橫溢超出儕輩弱冠閱宋儒真西山讀書記始慨然有志為己之學講學之暇意有所得輒寄託於文章流形於歌咏著有正集二十卷已行於世是編特其餘事錢塘厲徵君

太鴻曾跋其尾稱先生博覽羣書旁采見聞上自公卿大夫下逮騷人逸士無論其人之傳與未傳苟有一篇一什之善皆手錄之裒然成集惜搜輯未竟而先生已歸道山矣余亟取而重鋟之用裨詩家譚助而敘其崖畧如此

典重修潔　張炳堃

好整以暇竟體無一支詞　張凱嵩

六朝四家全集序

客有問於余曰詩三百篇尚已自三百篇以降作詩者代不乏人是編專刻六朝而不他及何耶應之曰三百篇詩中之根柢也若漢若魏詩中之萌蘖也六朝之詩則本其根柢之厚暢其萌蘖之生而放之為直幹者也盛而為唐宋流而為元明則又由詩中之幹而發為花萼枝葉者也陸士衡文賦云理扶質以立幹幹之不楨有萌蘖變為濯濯者矣花萼枝葉將安傅哉客曰子以六朝為詩中之幹誠哉是言顧六朝之詩多矣今斷自

陶靖節始毋乃畧歟曰靖節爲晉代第一流人物而其詩亦如其人澹遠冲和卓然獨有千古夫詩中之有靖節猶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後可以起八代之衰詩亦必如靖節而後可以式六朝之靡昭明太子謂其詩獨超衆類莫之與京豈阿所好哉然則繼之以鮑謝庾何也曰鮑謝庾三家之詩雖不及陶之質而文則過之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雅共推激又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夫以老杜詩中之聖尚傾倒於陶鮑謝庾四子而嘖嘖稱道弗衰矧其後焉者乎又况四子

者不僅以詩鳴也即其文亦各垂不朽若陶若謝雖平
生作詩較多而集中文亦並載鮑集文與詩半庾集則
詩居其三而文居其七其間惟陶文以質勝鮑謝庾之
文皆以文勝殆各與其詩從同焉往歲丁卯余刻陶彭
澤全集其本已單行矣今附以鮑謝庾三家彙為一帙
蓋取其世之相近而合之也謹案　四庫全書載陶集
八卷今六卷謝集五卷茲仍其舊鮑集十卷庾集箋註
十卷是刻依婁東本各釐為二卷卷末載歷朝詩話若
干則凡評四子之詩者悉採入之又於各集各綴辨譌

攷異一卷噫士生千載下而尚友千載以上之人不自知其能至否也然而規摹水波之意則中心實藏寫之矣客既退因次其語而弁諸首

說詩宗旨精確不磨評隲四家處尤能隱括援引證據均極典覈斯爲愜心貴當之作張炳堃

千載源流洞徹於胸故評隲四家無不諦當有輕六朝而務言漢魏者亦自迷其津梁耳林壽圖

唐四家詩集序

詩稱李杜尚已李杜全集膾炙人口幾於家置一編余讀全唐詩集鴻編鉅製美不勝收今獨舉王孟韋柳四家之詩而裒輯之豈阿所好哉讀詩至雅頌之什雍容揄揚可以獻明堂而薦郊廟而風之春酒羔羊碩人邁軸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亦太史輶軒所必採然則詩各不同亦就其相類者彙之而已若王與孟與韋與柳其生平出處不盡相侔而其胸襟浩落蕭然出塵則遙遙百餘年間前後若合符節王則以清奇勝孟則以清遠

勝韋則以清拔勝柳則以清俊勝每當風晨月夕展卷長吟如幽士深山如佳人空谷令人彷彿遇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尤願天下之讀詩者毋徒炫李杜之名而忽視夫四子也梓既成卷末採輯歷朝詩話及評四子之詩者若干則復於諸名家已刊各集其校本有不符者另纂辨譌考異一卷坿於後或為當世詩家考證者所不廢歟

持論明通自是詩人吐屬至其抑楊頓挫尤合史公合傳筆法 張炳堃

欲參唐人三昧舍四家便是狐禪具正法眼爲愚蒙開示非於李杜有微詞也讀者須善體會勿負苦心

林壽圖